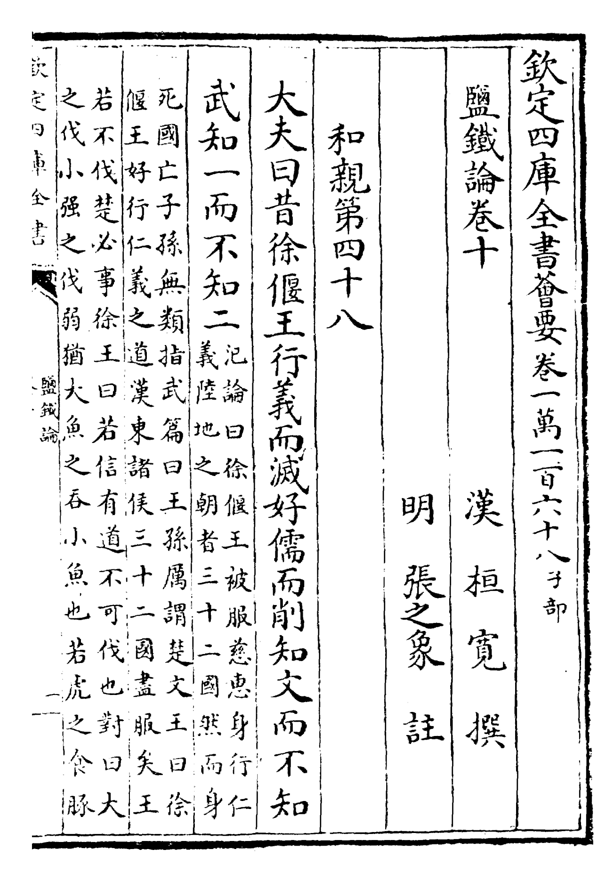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十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氾論曰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指武篇曰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

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人間訓曰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人何疑焉且聞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癬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音逸而亡戒難去聲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月苗秋曰獮春蒐者不殺小麛及

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遂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音磊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音集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音蟬于以下皆親漢内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

當路結禍紛拏（奴加切）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音鋤）耰而候望燧（音遂）燔（音燔）烽（音峯）舉丁壯弧（音胡）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音保）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

匈奴傳曰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剌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

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王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繆稱訓曰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復恩篇曰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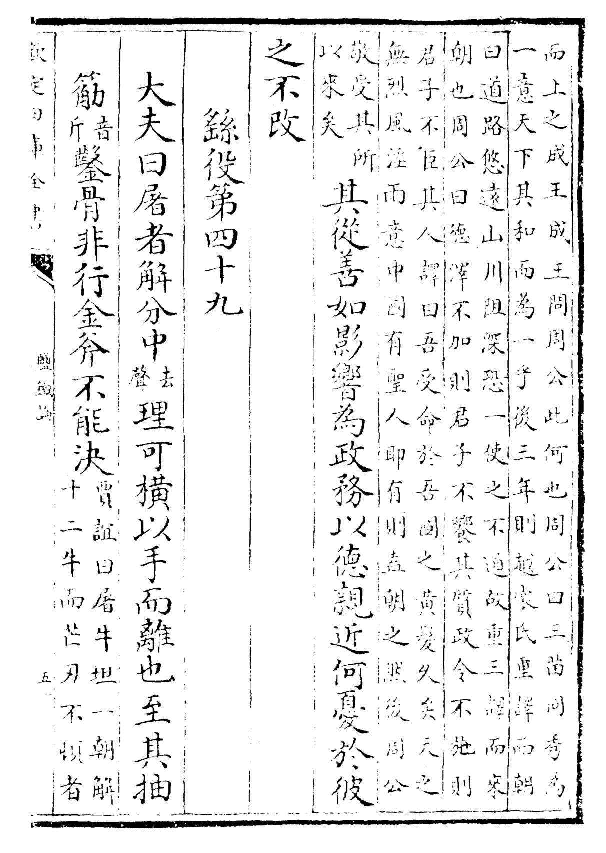
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一作皐)鼬(音宥)之會書公紿(音怠)夷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曰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匈奴數(音朔)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修務訓曰身正性善發憤而成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絶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音叟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辨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泰族訓曰聖人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户辨而家説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内順而外寧矣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范蠡音禮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音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傳曰蠶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

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非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

周紀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去聲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音斤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賈誼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

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寬靜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

用兵紀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

予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匈奴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顔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黄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弁明弁明生白犬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慎曰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

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匈奴傳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

自古明王不能

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音磊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大禹謨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道德篇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年而天下二垂歸之人間訓曰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詩云鎬京辟音璧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修文篇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普天之下惟人

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渠而固兵略訓曰善守者无與御善戰者無與鬭泰族訓曰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帝王世紀曰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牧誓王戰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係戰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係戰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績禽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二嬖妾與妲己亦自殺乃以大白髦麾諸侯入

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召公為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頭懸之小白旗置旌於商容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復徵之乎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

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
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於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
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道應篇
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
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為之奈何太
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
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
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事情昭昭
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木解其劒而帶之笏
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
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
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
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秦
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音扶）文猶可長用

而武難久行也

賈誼曰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予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班固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法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

末行之有逆順者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氾論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强暴春秋譏戎驪未至預禦之春秋曰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故四

文强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音絮漕所以審勞佚音逸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古贍字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食貨志曰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强大小相凌是以强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古陣字役於兵革故君勞而

民困苦也覽冥訓曰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横間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犯敵殘不義百往一反聲苛盛也是故壯質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内厮徒馬圉輧車奉餽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今中國為一統而方内不安繇音遥役遠而外内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音遥無踰時之役詩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内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

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音掌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音悶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音脚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

勢居然也故黿鼉有介孤貉不能禽擒通作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韓非子曰式音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去聲而折衝萬里之外也詩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匈奴傳曰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今不固其外

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安行也韓非子曰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文學曰秦地左肴音殽函音咸右隴阺音低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去聲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音形隧音遂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修務訓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

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

以為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音絮卒陳勝無將去聲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

賈誼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免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去聲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音扶何妄行之有乎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舜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

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左思曰劒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詩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莊辛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音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音磊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音朱修地利也春秋曰冬浚洙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

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三軍

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

宋秦師敗崤音文嶔音欽巖是也 宋世家曰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觧宋

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

師馬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為强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鬬廉謂莫敖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孫卿曰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兵略曰馳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周之致遠不以

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晏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馬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氾論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許慎曰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無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音低崤音爻塞而亡於諸侯晉有

河華（去聲）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音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音疲）擊其虛（蔡澤曰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猛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使吳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吳語解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於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音鉗）中設扞關以距

秦秦包商洛崤音文函音咸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音抗以安周鄭魏濵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絶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寳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音汙其無備得物之易音異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傳曰其言取之何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去聲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音汙也

泰族訓曰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殺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氾論曰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閒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及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

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强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詩傳曰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走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于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悲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

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

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去聲)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音比)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

燕丹子曰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

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輒不解琴故及於難**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為禽**左傳作鱄設諸禽通作擒**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刺客

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

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閒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

江浮則又取而拔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以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其辱

世言强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鋋音挺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强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音決

强弩以與貉虜騁（音逞）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音扶）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

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三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蘇秦曰棠谿墨陽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者也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也犀軸音逐兕甲非不堅也

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音爻函音咸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古本作邪之利也莫耶吳王劒名干將妻之所造也干將妻曰莫耶故名其劒為莫耶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音鋤耰棘橿音姜以破衝隆武昭音韶不擊烏號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者也隆高也劉熙曰隆隆強也言體隆而強也樂書曰韶簫韶也舜之樂也武大武也武王之樂也應劭曰烏號弓也楚有柘桑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烏隨之烏不得飛欲墮而號伐其枝以為弓因曰烏號之弓也張揖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抱弓而號故後世名其弓曰烏號也兵略曰二世皇帝勢為天

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慘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撕笭奮儋钁以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螘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壞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鋋音挻干將之劒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劒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之精未流

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罏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軸（音逐）以仁義為劒莫之敢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道應篇曰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

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揚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夫曰荆軻提匕音比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

守衛者皆懼刺客傳曰燕太子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荊軻於是尊荊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慨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卿進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環柱而走羣臣驚愕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

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專諸手劒歷萬乘去聲刺吳王尸孽

立正縞冠千里

吳世家曰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夹持鈹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

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音潮**暴尸於市**

韓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

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

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衞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衞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衞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抱列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列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殁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

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葅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唐睢且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呂氏春秋曰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

令誠得勇士乘强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音貴之負齊桓公遂其求

雜事篇曰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劒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

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劒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君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絶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推鋒拊(音府)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音薄)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音霸)諸侯

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西戎八國服

姚賈說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售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孔子曰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冉有曰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

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三公天下之治太平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較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李康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秦紀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尊賢篇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語曰得十良馬不若

得一伯樂得十良馬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 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

未聞刼殺人主以懷遠也 周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

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名遠疾於馳傳去聲

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鹽鐵論卷十

謹案卷九第六頁前四行年譏則肆按譏疑當作饑

第六頁前八行浚發爾私按浚毛詩浚作駿

第七頁前六行剌奢篇曰刋本剌奢訛雜事據新序改

第七頁前七行隩隅有竈刋本隅訛虞據新序改

第八頁前七行戴安車者按戴疑當作載

第十頁前八行漢有寘顏瀚海之事刋本寘訛闐

據漢書改

第十一頁前八行齊策曰刋本齊訛魏據戰國策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刋本兩俱訛雨據丹鉛録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而可與樂成刋本訛可與樂成功據史記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居於西河圁洛之間刋本圁

訛圜據史記改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出朔方高闕刋本闕訛朔據史記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秦穆公都雍郏刋本郊訛郊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三行并國十二按史記作并國十四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乗闉而窺宋城按公羊傳闉

作閭

第三十六頁後三行搢笏而朝天下刊本搢笏訛

挺肳據淮南子改

卷十第二頁前二行天子大凱刊本子訛下據史

記改

第二頁後五行陽為賣馬邑城刊本脫邑字據漢

書增

第五頁前三行天之無烈風淫雨刊本烈訛裂據

說苑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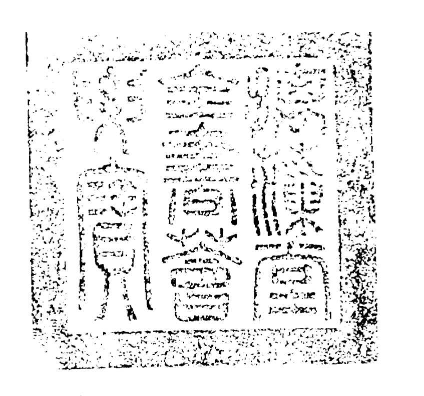
第六頁前三行融吾生弁明弁明生白犬刋本弁俱訛弄據路史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刋本脫中庸二字又尼訛弓並據漢書增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公子盖餘屬庸按左傳作掩餘燭庸

第十九頁後二行明日為五萬竈按史記此句下有又明日為二萬竈七字

第二十頁後三行吏民不相憀刊本憀訛繆據淮南子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錄監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十

二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鹽鐵論卷十一

漢 桓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音慢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音氈廗音帶為蓋素弧音胡骨鏃馬不粟食内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音扶中國天下

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殖生長也夫音扶以知去聲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

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春秋曰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也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江統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

之功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黄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裾褘（音揮）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音丸）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音官）弓上馬而已（貫穿也又聯續也）資糧不見（音現）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

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音慢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匈奴傳曰匈奴居於北邊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秦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

劉安曰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鼂錯曰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司馬貞曰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也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

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吾丘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間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寵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誠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

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君道篇曰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劉安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音潮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

臣固怪之夫音扶人臣席天下之勢席藉也資也因也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音駝章邯音寒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主父偃曰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潡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孫子曰今夫音扶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去聲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道應篇曰

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刭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子思曰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叢談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因時易以為仁因道易以達人

文武懐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拾遺記曰成康以降世禩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臣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為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人憐之失其死矣

凡伯因執而使去聲不

通春秋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公羊傳曰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晉取

郊沛春秋曰晉人圍郊左傳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公羊傳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王師敗於茅戎**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曰王人來告敗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西南夷傳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蜀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

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

南越尉佗音駝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音掘強倨敖倔強梗戾貌自稱老夫南越傳曰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為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法誅秦所置長

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

漢武紀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别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六年冬十月行東將章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吕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

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郡南越傳曰南越已平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漢武紀曰元封二年夏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去聲南面稱王提珩提舉也珩佩上玉也所以節行止也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去聲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音癡）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及二世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音免）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内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音逸）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

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禮書曰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谷阻絶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音盈海圜音環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遥故絫

欲達九州而方瀛音盈海牧胡而朝潮音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騶衍傳曰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覩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

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封禪書曰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司馬相如曰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鄒衍傳曰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孔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司馬貞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音盈海列子曰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畒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為無益於治者君子不

由說林訓曰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幷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音盈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泰族訓曰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齋明盛服而不言神之所依淵默者尸也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音扶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

徵在人菑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去聲)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音掌)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董仲舒傳曰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

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詔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而大本舉矣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由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

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音疲獘所恃而達瀛音盈海乎蓋越人美蠃音螺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音翟唶音惜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修務訓曰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人無夭壽各以其好去聲惡音污為命羿奡以功力不得其死知去聲伯以貪狼亡其身論語解曰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

所誅權謀篇曰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為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魏策曰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憍憍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内智氏遂亡顏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老聃曰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

也叔向曰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去聲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去聲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叢談曰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敬慎篇曰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繆稱訓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劉峻曰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剪千

里来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善立名乎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實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說山訓日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許慎曰月盛則蠃蠬內減故曰蠃蠬應於下月陰精也蠃蠬亦陰也故曰同氣也惟能相感故曰不可為遠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音冥螣音特生此災異之應也覽冥訓曰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

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天文訓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地之偏氣怒者為風天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蠬膲火上蕁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鬭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咡絲而商絃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情上通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

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泰族訓曰精神感於内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黄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明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

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形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虚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歴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袄風

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自然之符也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音掌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白虎通曰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黄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淮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氣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音噎而不揚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韓非子曰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

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詩云載戢干戈載櫜音高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音姜尸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絶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音汙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班固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兵畧曰古

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國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

大夫曰金生於已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地形訓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許慎曰禾者木也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水也水王

而生土王而死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音允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魯恭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原道訓曰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鷹鵰搏鷙昆蟲蟄藏春夏生長音掌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音精蛚音列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音樞膢音婁以順天令聲子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管子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

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司馬談曰夫陰陽四時八節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天下之大順不可失也魯恭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應劭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恵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時則訓曰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求不孝不弟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

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

鷹隼音笋不鷙音至猛獸不攫音脚秋不蒐音搜獮音獮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去聲生惡音汙殺好去聲賞惡音汙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音允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丁儀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

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孔子曰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夫刑德者化之

所由興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淮南記曰急轡利鍛非千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百王之治也政理篇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矣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司馬遷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號為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

民慎法設而姦禁網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音逸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音扶徼音交倖誅誠蹠音質蹻音腳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韓宣子曰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臯山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有嬰兒狂聾人入此乎曰無有有牛馬犬彘入此乎曰無有安于喟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改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之犯也

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人不知所辟音避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

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辟音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音寒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泰族訓曰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殽臑不撤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罷稽趁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

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

刑法志曰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軌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

之漢元帝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漢成帝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泰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

詩云宜犴音寒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五刑

謂墨劓剕宫大辟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泰族訓曰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鶵非慈雌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鶵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主術訓曰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師化為貴至精為神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象形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矣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韓非

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李斯曰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故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

伐齊而春秋惡音汙之春秋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故輕之為重淺之為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韓嬰曰詩云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

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開禮教而就刑誅也泰族訓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今馳道經營陵陸紆音于周天下是以萬里為民穽音阱也罻音尉羅張而縣音懸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繳音勺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去聲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

陵遲能勿踰乎孔子曰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故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主術訓曰臯陶

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又曰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仁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去聲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音潮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董仲舒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呂氏春秋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劒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為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

而合於法者誅范甯曰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春秋元命包曰古者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槐之為言歸也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也荀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形相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猒也古者傷人有創音瘡者刑盜有贓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

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音免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音接

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

不能以絶水主銜訓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銜轡而馳也羣

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許慎曰王良晉大夫御無

恤子良也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

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去聲惑於愚儒之文

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音妬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音蹶而禦駻馬也銜馬勒也橛車鉤心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刑法志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罰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泰族訓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

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故臧武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張敞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音逐非其人則舩音船覆傷昔吳使宰嚭披上聲持軸音逐而破其舩音船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越絕書曰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代楚悉召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于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久闔廬卒嚭見夫差

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訣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箝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陳琳曰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秦紀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鄒陽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音扶為君者法三王為相去聲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

客死於秦本夫音扶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韓非子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為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鹽鐵論卷十一

鹽鐵論卷十二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去聲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

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定世之學乎修務訓曰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夫音扶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坊古防字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音夫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趙中庶子曰俞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韓非子曰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音扶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道應訓曰吳起為楚

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末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末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理戾人道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范雎曰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害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

中商以法彊秦韓也 要略曰中

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或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傳曰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范雎曰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泰族訓曰申子之三符商鞅之啟塞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内而世傳者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齊俗訓曰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陸子曰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音瘥螫音式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傳曰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

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坊古防字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音濫泛濫為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稸音畜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通作隄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

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漢武帝瓠子歌曰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樂王鮒曰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千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未之聞也他日又謂景公曰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大夫無禮則無以守其家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

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為菑豈特曹衛哉夫音扶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為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音調利鉏音鋤五穀之利而間音閑草之害也

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音汙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音汙正法諸御己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韓非子曰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坊古防字非矯邪若檃音隱栝音括輔音甫檠之正弧音胡刺音郎達反也檃揉曲者也栝正方者也輔檠輔正弓弩者也弧刺弓之不正者也荀子曰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

將欲伐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傳曰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

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

雜事篇曰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者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

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伯夷傳曰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人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

不還踵化之所致也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音針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絶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音零圄音語而刑殺之也泰族訓曰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息脉血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

亡若癰疽之相濘(音汝)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音調)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鉏(音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韓非子曰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疏賤必賞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主術訓曰衡之於

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愛憎故可以為命夫姧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又曰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荀悦曰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

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古本作籠籠包舉也）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去聲）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令殺人者生剽音漂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音懈怠輟耕而隕音允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音亟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曲禮曰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王制曰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春秋曰閽殺吳子餘祭公羊傳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

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司馬遷曰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今無行去聲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音娟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三輔黃圖云蠶室行腐刑之所也創音瘡未瘳音抽宿衞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音俸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去聲之列就

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音扶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春秋曰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公羊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臣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令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泰族訓曰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害說山訓曰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許慎曰言禍相及也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醫音衣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禮書曰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音掌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

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衛鞅傳曰孝公既用衛鞅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音汙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春秋曰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

逷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春秋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僖公十有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春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穀梁傳曰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

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音扶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音涯之峭音俏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音疊悚慄者知墜音遂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音勺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

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足蹦麋鹿手搏兕虎孟賁衛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叉育衛人力舉千鈞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子產曰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汜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本體矣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陷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音旱虜篤秦紀作督責急也韓非子曰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是以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故不務德而務法又曰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存國令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李斯曰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文學曰紂為炮音庖烙音洛之刑而秦有收孥音奴之法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司馬貞曰收錄其妻子沒入為官奴婢也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音俏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顏師古曰側目言深憚之也重累也言其極恐懼不敢自寬縱也慄竦縮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

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晉厲以幽人間訓曰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二世見殺雜事篇曰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

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惡音烏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音旱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音掌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左雄曰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民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張敞曰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

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悦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檀弓曰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

見奪於諸侯也哀公問政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衣弊而革裁法弊而更制也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泰族訓曰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刑法志曰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音扶少目之網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任昉曰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囹犴成市凝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痛哭豈徒一緒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漢文帝曰蓋聞有虞氏之

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者何治之至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屨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後世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鑚鑿薄刑用鞭朴益嚴刑而人不禁也雜言曰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揔衆議而定其教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阪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陸賈曰君子為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者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主術訓

曰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鄧晳子曰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音洛其業樂音洛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古音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董仲舒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

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今之治民者若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音瘡於箠椎上聲吻音刎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楚書曰楚靈王七年作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十二年春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夏四月公子比自晉歸楚立為王以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師及訾梁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五月癸亥王縊於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

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泰族訓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内騷動百姓罷弊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死

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音疲馬不畏鞭箠推上聲罷音疲民不畏刑法雖曾音增而累之其亡音無益乎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為亂源

御史曰嚴牆三仞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仞陵夷則牧豎易山巔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險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

勢異也夫(音扶)鑠金在鑪莊蹻(音脚)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攫之(攫拾取也)非匹婦貪而莊蹻(音脚)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音問)明也(韓非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為其無益也魯好(去聲)禮而有季孟之難(去聲)燕噲好(去聲)讓而有子之之亂(人間訓曰魯季氏與郈氏鬬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

怒諂之曾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

燕世家曰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
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
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令王言屬
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
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以上而效之子之子
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
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人間訓曰徐偃王為義
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則削代君為墨而
殘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
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汜論曰昔楚恭王戰於
陰陵潘尪養由基黄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
而失體黄衰微舉足蹷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
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此所謂失禮而有大功也昔
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也
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

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韓非子曰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刑矣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子貢曰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與其刑不可踰

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去聲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傳曰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較獵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益淩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人不避禍患此所以難治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音洩篤秦紀作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音升其求黚音拑

首不勝音升其刑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黑也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李斯傳曰太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盡除去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秦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傜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豪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秦策曰語云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

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去聲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汜論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許慎曰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徐樂曰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音烏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

對

大夫曰瞀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音紫議夫音扶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

漢武帝曰善言天者必有微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

賈生曰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

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衰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春秋原罪甫刑制獄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霍諝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以弒君而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

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令願聞治亂之本周秦之所以然乎

文學曰春夏生長（音掌）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刑法志曰聖人既躬明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聖人制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去聲）惡（音汙）以導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

任刑必誅劓音義鼻盈蔂音螺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吾丘壽王曰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人務德教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桓範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王符曰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能請義和而令安行也乃君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謁義和而令疾驅也乃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細民懷

賄而趨走故視日短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道應訓曰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猒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不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

常名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音扶治民者若大匠之斲音卓斧斤而行之中去聲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謂杜周王温舒也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埶治者因法汜論曰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制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制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

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

虞夏以質殷周以文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韓非子曰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齊俗訓

曰世異即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與化推移者也氾論曰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橛策錣而御馯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訽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去聲）善幽厲興而民好（去聲）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

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

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何則游於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音質蹻音脚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音扶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知去聲以箠椎上聲楚正亂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以刀筆正文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古之所謂賊今

之所謂賢也南華經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泰族訓曰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舉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刑法志曰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原道訓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檃音隱栝音括斧斤欲撓音鐃曲直枉也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而爝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為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子貢曰夫隱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曲之木韓非子曰夫必待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待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

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待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傳曰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

往者應古本作杜少伯正古作百政之屬潰梁楚昆古本作堅盧徐穀古本作敦漢紀又作勃

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

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泰山琅邪羣盜徐敦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

温舒而吏民亦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毉音衣欲以短鍼音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説音稅跖音質也南華經曰孔子往見盜跖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説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聲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

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音輳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音邊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雜事篇曰扁鵲

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平之所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比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說山訓曰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荀卿曰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辭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

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清之於未殺也亦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人間訓曰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是故夫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去聲者孔子也治魯不遂孔子世家

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别

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康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見逐於齊

孔子世家

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

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明日遂行反乎魯

不用於衛

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遇圍於匡

詩傳曰孔子行匡人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困於陳蔡

南華經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夫音扶知時不用猶説強音襁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心

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衛鞅傳曰商君衛鞅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遂定變法之令范雎傳曰應侯范雎更名姓曰張禄王稽使於魏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来秦王未信范雎復自上書於是秦昭王大悅乃拜范雎為客卿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子路曰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雜事篇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

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說山訓曰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

詩傳曰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遥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始終知得失故興仁義猒勢

利以持養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絶諸侯力政強刼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是以嫫音模母飾姿而矜夸通作誇西子彷徨而無家呂氏春秋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黄帝黄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工而弗衰雖惡奚傷拾遺記曰越有美女夷光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夷光當軒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覘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蕭綺曰夷光即西施之別名也楚辭曰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語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音烏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

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桓魋害之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楚子西謗之夫音扶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音扶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去聲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音吸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修逢雨請

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通作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張子曰周有天下八百年而滅秦有天下十四歲而亡）始汝南朱子伯為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

論太平之原知(去聲)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誾音銀)焉侃侃焉(顏師古曰誾誾辯爭之貌侃侃剛直之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音扶是時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皆不悅文學賢良之議奏罷酒榷均輸而鹽鐵卒不變)公卿知任武可以辟(音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説(音悅)德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長音掌)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

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徼音澆伺察之意也切而不⿰火索音索斌斌音彬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顏師古曰斌斌文章之貌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詩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他日孔子與子路子貢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

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從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發憤懣音悶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音鐃曲也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辟便僻也舉止輕揚也略智也方略計畫也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音烏然大能自解漢書作不能自解顏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顏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

於利也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音允其姓以及厥宗車千秋傳曰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家興榷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易曰括囊无咎无譽顏師古曰括結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車千秋傳曰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大將軍車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論語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顏師古曰言彼人哉無足稱也若夫音扶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

同類長音掌同行去聲阿意苟合以說音悅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選哉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選也顔師古曰筲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少劣不足數也桓寛此論託為客言總評議其得失也

鹽鐵論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二頁後三行匈奴居於北邊刊本邊訛蠻據漢書改

第六頁前八行至淏水為界刊本淏訛湨據史記改後同

第六頁後一行魋結蠻夷服刊本魋訛魁後二行稍役屬真番刊本役訛後並據史記改

第七頁前五行下湞水刊本湞訛滇據漢書改

第七頁前六行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刊本脫

人字俣字並據漢書增

第九頁前八行莫能相通者刊本能訛得據史記改

第九頁後七行夏后氏戚之刊本戚訛蹙據漢書改

第九頁後八行躬戚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按史記無㖃骿二字又臣佖云字書無㖃字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以

湊字作𠊱字耳

第十二頁後四行桓子曰無故索地按戰國策此下尚有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十字

第十二頁後五行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刊本周書訛任章輔訛歸並據戰國策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禍無不見也刊本見訛建據說苑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暈適背穴抱珥壷蜺刊本穴訛

冗重訛重並據漢書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土在中央中央者刋本既下中央二字今增

第十九頁前二行王者之政化之刋本之訛也據說苑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按趙政或作秦政

第二十五頁前三行潛德獨運者刋本德訛得據

穀梁序改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赤心有刺刋本刺訛𣗥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一行以無賢人也刋本賢訛聖據

淮南子改

第二十六頁後六行伯州之孫按左傳嚭伯宗之

孫州犂之子與此異

卷十二第一頁前八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刋本

八三二字之訛今改

第二頁前四行爭者人之所末也按鴻烈解末作本損其有餘刋本損訛捐據淮南子改三行同

第二頁前八行必欲霸主强國刋本欲訛有今改

第四頁前一行頺林竹兮捷石菑刋本捷訛捷據漢書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足以知本體矣按淮南子作可以知大體矣

第十二頁前七行握火陷刀按陷疑當作蹈

第十四頁後五行哀公執贄請見之刋本贄訛摯據禮記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郈氏介其雞刋本介訛芥據鴻烈解改又按左傳作季氏介其雞與此異

第十八頁後三行仲孫氏叔孫氏刋本叔訛季今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刋本啟下衍人字據史記刪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必有驗于今刋本今訛人據漢書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刋本訛誠據鴻烈解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不可令調音刋本令訛洽八行不知法制之源刋本制訛治並據淮南子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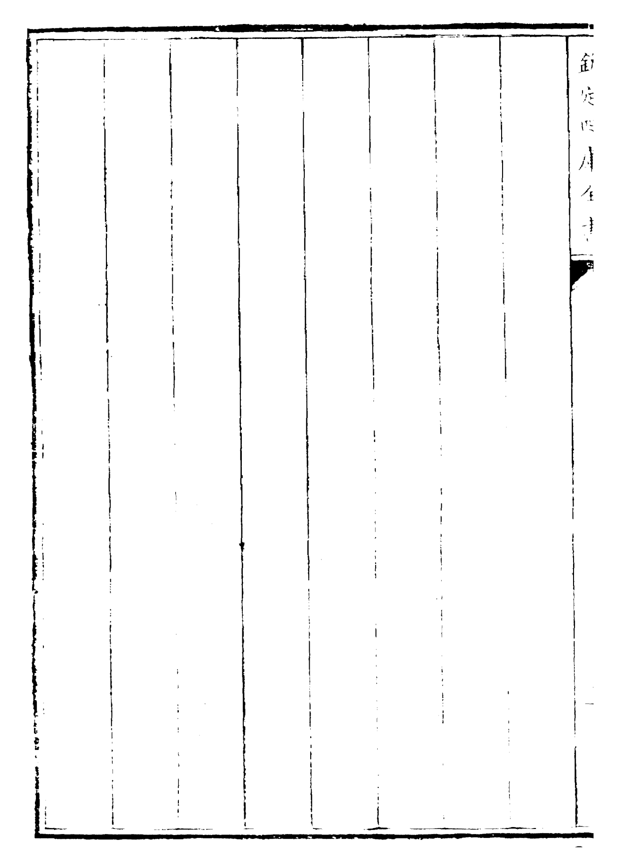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頁後一行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刋本內訛周據淮南子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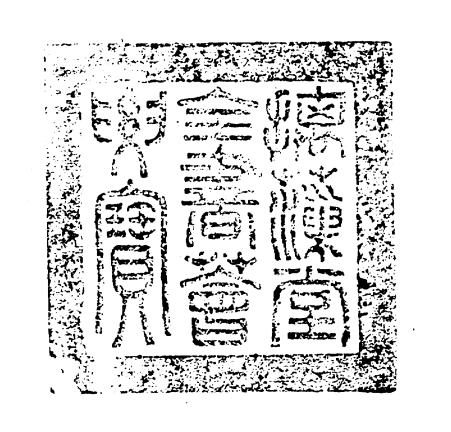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屠牛吐一朝解九牛按吐漢書作坦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君之疾在肌膚刋本之訛子今改

第二十九頁前四行堯戒曰刋本曰訛自又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刋本垤訛蛭並據淮南子改

第二十九頁前八行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按崔靈恩云侯國有小司寇無大司寇此史記之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煒

謄錄監生臣仲羅淞